

冀边府战役回忆录

第二集

最后防线

133754/04



冀边府战役图忆录

第二册

冀边府战役图忆录





奠边府战役回忆录

第二集

最后防线

〔越南〕雄光等著

江望等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HÀNG RÀO CUỐI CÙNG
Tập hồi ký Điện-biên-phủ
Nhà xuất bản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Hà-nội 1964

封面木刻：叶然

最后防线

书号 1865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9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1}{4}$ 插页 2

1965年9月北京第1版 196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1—118000册 (精) 1—2000册

定价(2) 0.40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目 次

钢铁烈火	武成口述 胡方整理	(1)
最后防线	雄光上尉	(19)
女护士	高进德军医士	(38)
切断“胃脏”	阮国治战斗英雄口述 将逢整理	(51)
火乘风势	段宏福中校口述 林芳整理	(87)
铁马兵团	丁文子口述 邓云整理	(114)
在敌人鼻尖下埋设地雷	范黎宁口述 大武整理	(129)
打头还是打尾?	陶中校口述 梁士琴整理	(145)

鋼 铁 烈 火

武 成* 口述

胡 方 整理

我們是某师防空部队的一个单位。

奠边府战役开始打响的第一阶段，我們奉命保卫負責消灭新兰高地敌人的我一〇五榴炮陣地，我們的陣地离一〇五榴炮陣地并不很远。平日，在运送弹药的路上，在构筑工事，或者去参加會議的时候，我們經常和炮兵同志見面，大家都显得格外亲热。炮兵同志很看重我們，因为我們打击来犯的敌机，保卫他們的安全；而我們也同样地关心炮兵同志，因为他們是祖国第一批参加作战的榴炮部队之一。

最初几仗没有什么值得追述的。我軍一〇五榴炮怒吼着，炮弹向敌人的据点和机場傾泻，这时敌人主要是对付我們的轰击。在我軍猛烈的火网中，只看見敌人的两

* 前三八七营射击手。——原注。

架运输机和一架驱逐机，仓惶向高空逃窜。

可是到了第二天，新兰高地的敌人被我军全部歼灭以后，我们便预料到敌人迟早总会集中飞机来轰炸我们和榴炮部队的阵地，因此，绝对不能由于首战的胜利而思想麻痹，失去警惕。炮兵同志正在加固工事，我们也是一样，随时作好战斗准备，争取立功。这是消灭敌人的一个大好时机啊。

我们进行紧张的战备工作。在贮存弹药的掩蔽部里，机枪射手打开崭新的弹药箱，把子弹抹上油，别在子弹带里，好象一串巨型的鞭炮。政治指导员动员部队坚决打好这一仗，为今后连续战斗的胜利开个头；连长检查着每挺高射机枪，军械员也忙个不停地检查机枪的大小部件，特别是比较容易损坏和爱卡住的部分。整个连队热火朝天，好象在开迎春会，充满了热烈而又兴奋的气氛。“钢对钢，铁对铁，我们要跟敌人较量一下！”“打好这一仗，争取立大功！”这是我们连队所有指战员的口号。

果然在这一天午后，从远处传来隆隆的机声，敌人的十几架驱逐机时而出现在碧蓝的晴空，时而隐没在朵朵白云后面，三架一队，直向我们的阵地飞来。

射手们把帽沿拉得低低的，挡住刺目的阳光，跟踪着空中的目标。这时候，我们的心情，无异垂钓的人瞥见浮子开始抖动一样，十分紧张；在这当儿，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伤亡，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这样想。我们早就下了

决心：既然我們自願作为一个革命战士，那么在我們和敌人之間，便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争，要活就得狠狠地打击敌人，就得有消灭敌人的勇气，不管我們面临的这个敌人是怎样穷凶极恶。同时，我們是打击来自空中的强盜，我們很早就认为，和这样現代化兵种的敌人作战，确实有时是很艰巨的，而战斗形式也不相同：敌人从高空而下，我們則从地面向高空射击，敌人居于完全机动的地位，我們則大部分固定在一个陣地上，不易轉移。因此，防空部队的战士必須有足够的胆略，有鋼铁的意志和过硬的战斗本領，象閃电一样迅速，象电子表一样准确无誤。在党的教育下，經過多年来的刻苦鍛炼，相信我們有足够的本領保卫祖国，消灭敌人的飞机。

敌机越来越近，在我們头頂上盘旋打轉，使人不时感到好象空中有一个无形的铁箍正紧紧扣在头上，剧烈地刺痛着太阳穴。

突然，飞在最前面的一架敌机直向我們的机枪陣地俯冲下来。顿时，所有防空部队的指战員都不約而同地欢騰起来，我們掩飾不住心头的喜悅，因为敌人沒有发现我們保卫的重要目标——榴炮陣地。我們衷心地高兴，絲毫沒有考虑到正朝着我們头上落下来的炸弹。

两颗烏黑的炸弹落下来了，接着是震撼大地的两声巨响，我們的陣地仿佛被弹到半空又掉了下来似的。整个空間一片昏暗，只看見噴射出来的通紅的火光。跟着

又落下兩顆，四顆，六顆……

一塊彈片擦過射手老定的耳旁，他連眼皮也沒眨一下，仍然目不轉睛地監視着敵機，他怒火中燒，雙眼布滿了微紅的血絲，兩頰淌着涇涇的汗水，青筋勃起的双手緊緊握着擊發器；他咬緊牙根，十分鎮定而又準確地單發扣射，子彈在敵機四周開花。在他旁邊的第七小隊，炸彈把工事炸得幾乎全塌下來，機槍給氣浪震翻了，槍架也給摔得老遠。射手老思仆倒在地，昏了過去，殷紅的血不住地從耳朵和鼻子里流出來。可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沒有一個人軟弱動搖。根據指揮員的命令，沒有受傷的射手勇敢地跳出工事，抱着震壞的機槍跑回掩蔽部修理。這時，老思也醒了過來，等機槍修好，他又扳着槍機猛烈地對空射擊，血順着他的耳朵不停地流，染紅了半边面頰，彈片把他衣服的两肩撕成碎片。

濃煙蔽空，兩個機槍掩體之間相隔並不遠，但彼此却看不見，只聽見指揮員的喊叫聲和射手們的喧嚷聲，以及機槍清脆的射擊聲。在這樣緊張的時刻，我們相互聯絡不上，可是只要聽到均勻而清脆的槍聲，我們便安心了。

“打中了！”排長亥突然大聲叫起來。

果然，一架 B-24 轟炸機着火了，象一團火在空中翻滾着。其他的敵機開始渙散了，它們再不敢俯沖下來，只是一顛一顛地在高空往下掃射，把炸彈扔完。這對我們雖然減輕了威脅，我們卻不喜歡敵機飛得這樣高，因為這

样比較难以击中。我們宁願它們象刚才一样俯冲下来，朝着我們的掩体扫射，这对我們虽然危險一点，却也容易被我們击中。当敌机飛行員俯冲而下，在我們头上投弹的时候，也正是我們抬起头来对准他們狠狠地射击的好机会。在这种时候，誰有胆量誰就能胜利。我們和敌人进行鋼对鋼、铁对铁的較量，也进行着意志的較量。乍看起来，帝国主义者象恶魔一样不可一世，先声夺人，但是真正和他們交起手来，就会懂得：只要給它們以坚决的回击，它們是沒有什么可怕的。开始时敌机飛行員还能自由地俯冲，无所顾忌地投弹；可是一旦发现地面上的火力連連向他們发射，他們就丧魂落魄，乱了队形。这时，只要他們稍微往上冲或者側向左边就不可能作准确的扫射，相反的，却容易被我击中。

有好几仗都是这样打的：每当听到敌机嗡嗡飞来，随着便看到它們側翼俯冲，这时我們也昂起头来，面对面，枪对枪，鋼铁对鋼铁，胆量对胆量。而我們往往在这样的較量下取得胜利。

敌人的驅逐机把炸弹扔完、枪弹打尽，刚刚飞走不久，整个陣地还是一片昏黑，便又听到 B-26 轰炸机的响声。我們立刻明白，敌人是使用輪番轰炸扫射的办法，妄想消耗我們的精力，然后加以消灭。

在榴炮陣地那边，炮兵同志紛紛給我們打来电话：“向你們欢呼，感謝你們英勇地打下了敌机，保卫榴炮

陣地的安全。”我們受到了鼓舞，勇气倍增，利用間隙給机枪上油，同时我們自己也喝口水潤一下嗓子，解解难忍的干渴。陣地上仍然籠罩着濃烟，环顾四周，看不見冀边府在哪儿。

B-26 轰炸机的馬达声震响着空际，扔下一批批炸弹。而我們高射火器的火力仍然沒有减弱，密集地对空猛烈射击，迫使敌人的轰炸机不得不飞得更高，因此炸弹都偏落在旁边的山崗上。一大片一大片的茅草被烧着了，火势愈来愈大，向我們的陣地蔓延过来，象成千上万凶恶的敌人从四面八方我們扑来，要把我們全部吞掉似的。最后一批敌机把炸弹投完飞走了，我們立即組織“救火队”跳出工事，跟火进行搏斗。“救火队”的同志，一手拿着木棍，一手提着铁锹，列成横队向有火的方向压去；我們一边扑灭火，一边鏟茅草，欢叫声此起彼伏，好象在田野上追逐一头脱绳的水牛一样熱鬧。火烧得很猛，而灭火的人也不示弱，终于把火扑灭了，留下来的只有滾燙的灰堆和被敌人炸弹犁翻了的土地，横七豎八，显得十分难看。

不一会，又听到嗡嗡的响声，我們作好准备，随时再和敌人干一仗。

这一回，来的不是 B-26 轰炸机，而是模样吓人、有五个发动机、烏黑而笨重的 B-24 中型轰炸机。

成吨的炸弹落了下来，第八小队連人帶枪都給埋在

土堆里，別的小隊連忙奔過來，扒開沙土，拖出一個個戰士和一件件武器。第九小隊機槍的擊發器也被彈片擊斷了。射手老金發揮了創造性，把它很快地修好。機槍又咯咯地響起來，在敵機周圍密密地開了花。兩架B-24轟炸機扔完炸彈，便向遠處飛去，再也沒有回來。陣地上逐漸恢復平靜。過了不久，我軍的榴炮按規定時間進行压制射擊，支援殲滅獨立高地敵人的部隊。我們站在依旧很灼熱的機槍旁邊，聽着自己的炮一陣陣有節奏的嘶鳴，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高興。當每發炮彈轟隆一響，我們便熱烈鼓掌歡呼，好象我們自己在發射榴炮，狠狠地向敵人頭上轟擊。大炮越轟越猛，我們鼓掌也越來越起勁，陣地上歡騰起來，象節日一樣熱鬧。

在這之後，我們奉命轉移到奠邊府西面，進入芒清平原，這時整個前綫正处在構築包圍陣地和控制敵人空運供應的階段。

一到平原，我們感到格外興奮。很久以來，從河南——南定——寧平戰役至今，這是我們第一次暫時跟荒蕪而孤寂的山崗告別，來到平坦的田野跟敵人周旋。

我們的陣地離機場不很遠，敵人從機場射出來的機槍子彈，火光嗖嗖地飛過我們頭頂。在我們面前，是猙獰可惡的敵人據點。從左邊到右邊，也是敵人密集的據點，我們仿佛置身在敵人的“八卦陣”中。

敌人的大炮經常向外轰击，炮弹落在我軍陣地周围，把成片的土地都翻过来。

敌人还不时地从据点出来，进占我步兵交通壕，企图打破正威胁着它們的包围圈。可是我們这支防空兵仍然紧靠在步兵后面，掩护步兵，同时控制空中，截断敌人依賴的最后一条路。我們在地面逼进一尺，也就意味着敌人在空中的活动范围縮小一尺。步兵捆住地面敌人的双脚，我們却用高射火器縛住空中强盜的翅膀，使它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起飞和着陆了。

过去敌人每天空投給养的飞机，都是成批成批地飞得很低，好象在空中游弋的夹板船。飞机上投下紅、黃、綠、白各种顏色的降落伞，象一个个肥皂泡似的飄蕩在冀边府的上空。

自从高射部队击落了近十架达科他式飞机之后，敌机再也不敢低飞了，每次总是几架編队飞行，而且飞得很高。降落伞也再不敢随意投放了，每次空投小心翼翼地一个个慢慢扔下，提心吊胆的，可是还有不少降落伞随风吹落到我軍陣地上。

有一次，一架达科他式飞机大概看到投下的降落伞全部落到我軍手里，便不顾死活地低飞下来。

“你跑不了！”我們大声地叫喊。

射手們瞄准机側射击，刹那间，飞机摇晃了一下，屁股后面冒出一股长长的濃烟，搖搖摆摆地慢慢倒栽下去，

轰的一声跌落在田野里，撞得粉碎，机头摔在一边，机翼摔在另一边。

第二天，敌人的飞机又飞高了，好象比过去飞得还要高。法国鬼子跟着还出动了重型的双身运输机，这些飞机又笨重，速度又慢，在空中盘旋时的弧度很大；每次飞过机场，它总是微微侧着机身，倒出一顶顶的降落伞，每次大约五十顶，很象撒落在空中的无数传单。

我们高射部队又加紧对空射击，吓得这类双身飞机也害怕起来，不敢低飞。因此它投下给养的降落伞又几乎全部掉在我们的阵地上，情况跟过去一样。

敌人看到我高射部队给它带来不少麻烦，便集中飞机和炮兵轰击我们，妄图消灭我们。这样，我们跟敌机又展开了剧烈的战斗。在平原地区作战比较困难：阵地容易暴露，工事不够坚固。但即使这样，敌人还是无法消灭我们，相反地，我们倒击伤了两架驱逐机，而没有被敌人“驱逐”到别处去。我们仍然紧紧地跟在步兵后面，插入敌人的中心地区。

敌人见白天投放降落伞收效很小，便在夜间低飞空投。敌人改变了方法，我们也来个针锋相对。他们利用夜间跳伞和空投给养，我们也利用夜间进行射击，只不过稍稍增加一些困难罢了。白天烈日如焚，不停地战斗，简直没有什么间隙，到了夜晚，又轮番连续再战，虽然又疲劳又紧张，但是大家依然精神饱满，每天午后我们都重温

踏上征途参加战役时立下的决心。另一方面，这时从后方传来公布土地改革法令和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的大好消息，更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鼓舞和推动的力量。

我们没有探照灯，可是我们有眼睛和耳朵，这样也照样可以射击（当然会受到很多限制）。每当听到在什么方向有嗡嗡的机声，我们便把枪口对准那个方向，心里计算着要射击的目标的大致距离（在技术上作了具体的规定），然后扣射。这样摸索着对空射击确实累人，也相当困难，但敌人也很害怕。上级截获敌人电台的通报，说：“没有什么用处，还是飞高些，否则又要挨子弹。越盟有足够的现代化武器进行夜战，他们不需要探照灯！”就这样，敌人利用夜间投放降落伞的诡计，也彻底遭到了破产。

敌人又使出别的花招：在他们投放降落伞的同时，炮兵便大肆轰击，暴雨一般的炮弹向我们的阵地倾注，想把我們压得抬不起头来，阻挠我們活动。可是事实并不象他们所想的那样，尽管敌人的炮火威胁很严重，我們却始终没有离开阵地一步，仍然不断监视着天空的目标，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射击。

因此，敌人空运供应给养的航线依然是一条困难重重的航线，一条毫无希望的航线。

一天清晨，看样子敌人有蠢蠢欲动的趋势，连长阮葵

同志下令加强工事的伪装，并派出三个战士組成一个小组，到离陣地較远的长滿着狗养草的地方去摘树叶。突然在步兵交通壕干綫以外响起了枪声，这个小组的一个战士正僵僵着腰在跑，忽然捂住胸口倒下去了，另外两个战士急忙扶着自己的战友撤回来。这颗流弹射中我們这个同志的心臟。整个陣地上为战友的牺牲感到悲痛，显得分外靜寂。第一个射手的牺牲以及前面步兵陣地上越来越激烈的枪声，提醒我們必須作好紧急战斗准备。

晨空还籠罩着迷雾，前面是白茫茫的一片。連长下令部队爭取時間吃完飯，随时准备战斗。我們一边吃飯，一边低声議論。这是防空部队陣地第一次受到敌人步兵的威胁。前面传来的消息說，敌人已經突破我步兵的一条防御綫，如果前面我步兵未能組織反击夺回陣地，那么，敌人很可能进入我們的陣地。我們有跟敌人飞机打交道的經驗，可是和敌人的步兵相遇，對我們來說却是新的課題。我們毫不动摇。万一敌軍真的进入这里，我們將使用現有的武器教訓他們，讓他們懂得：越南人民軍的任何兵种，在跟他們交手的时候，都是下定决心战斗到最后胜利的。

剛把早飯匆匆吃完，敌人的大炮便向我們陣地轰击，沙土和石块嘩啦啦地撒落在掩体上。連长下了紧急命令：

“扳低机枪，准备射击敌人步兵！”

霎时，高昂着头瞄准天空准备随时消灭敌机的高射机枪扳低了，几乎贴着地面，如同平射的重机枪一样。看到这个样子，射手们心里都乐滋滋的，感到怪好玩的。嗯，好吧，老是跟空中强盗周旋，现在该试试和地面上的强盗交锋，分个高低了！我们奉命把手榴弹的盖子都揭开，搁在工事口。

负责警戒的部队送来报告，通知敌人已进入前面那块长满着狗养草的地方。

“枪上膛！准备射击！”

各个掩体里发出了铁器相撞的声音，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敌军正向我们这边拥来，开始看到的是畏畏缩缩地蠕动着的身影，接着看清了面容，分得出是欧非籍兵和伪军了。

二排最先接到射击令。个子又高又瘦的指导员吴幸福，急急忙忙从指挥工事跑到各个机枪掩体，鼓励战士们：

“阵地，我们要坚守到底，和步兵同志比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射手们转过头，看着指导员那永远愉快而又镇定的面孔，齐声振奋地回答说：

“指导员，请相信我们！”

几挺高射机枪开始发射，枪声“噔噔噔”直响，打得又猛又狠，把列成横队准备冲锋的敌人撂倒了一批，第二批